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八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書牘

答方孩未侍御

薊門畱滯南雲蕭遼又未審執事在秣陵在壽春無
緣投問記室切割以來摧疲墟艸嘗因東下吳會者
閒得道屐忽從汪山人見手札并垂慰弔百拜捧讀
色變意馳感激無諭增悒移日某天下庸靡之才也
出不足當一蟲之吟歸不足當片鱗之伏而執事期

以集梧望其致霧不亦左乎然旣奉高賢之誨謬託
清流之末以爲方處馳騫不足之時自當黽勉獲濟
所期若審分知難則裁桑剪木綽有餘裕何可浮沉
戶限爲陽鱗禿鶩耶夫人能弘道聖哲所希遵養時
賊英人所晒尊教所云深密難窺爲庸人藏拙之語
此直蚯蚓而竊沃土者耳烏覩神龍哉自古亦無此
本偶子房芻狗文若也當今 皇運鴻臚師濟盈廷
然而節著維清才稱英絕仰君宗於 盛朝保衆貞
於稅政如執事與青澗可以爲 國家奏廓清之勲

者亦少概見而青澗僅登啓事尚阻彈冠執事盤桓
川谷非熊未夢豈治平之有待耶胡其濡滯也 聖
明側席昇平不遠搜遺老求舊學以潤飾太平舍執
事其誰歸哉 先朝自爭國本以來訖於璫禍二三
十年之事消長以之然金匱所藏不無魏收之恨野
史家乘好莠莫憑見聞之確無過執事其以暇日勤
成數卷使後之君子得以覽焉若筆札佐使如敝邑
周徐二子皆雅當史才可任也暮春峰泖間饒有秀
色可寄耽賞執事能以扁舟過之否葵仲沉幾斂鍊

有劉道冲之風宗景先生甚切謁選得閩中百里爾
時亦便道歸里門矣書不盡言西望翹首

與方孩未侍御

先朝植節之臣禍同李范而幸留碩果者惟執事與
青澗耳而遲遲十年不登啟事萬一應山桐城諸公
尚在亦爾置之丘壑耶此真事之不可解者也近來
致寇之占有遂之咏稍稍脫去仰見 聖人之剛斷
而丞弼之間未見有博大果銳之才以佐之卽如戎
事當今至急而每每規卸國是何繇定乎廷尉公簡

用執事當有彈冠之喜雖留京優游之地然得與執事朝夕共維東南清議所係世道不小也

與袁臨侯憲副

時臨侯在武昌

奉違自客部席數日後得執事涿鹿書知驅旌南矣足下嚴氣表俗清心疾惡一本至誠故能下感三晉之民上動明主之聽以執讒間之口揚鑣天衢夫漢月張敞魏收劉楨皆一人之進退耳若足下之事使清議得以少存正氣賴以克振孤陽復長之機皆始於此其闢世道豈細哉近聞流熒以會勦之故

頗散山谷夫我兵聚則彼散我兵散則彼復聚弗謂
賊中無知兵也師老財匱率繇此爾蓋會勦者可以
爲名而不可以爲實也寇延數省何從而合圍之豈
如據州竊邑之賊徒盤山守箐之酋長動云四面五
路爲薰穴之舉哉惟有稱大勦以恫喝之使散而督
責郡縣之兵分境雕勦聚太兵於要害之地以邀擊
之耳楚中江北之寇尚有天塹之限惟湖湘一帶與
貴鄉密邇實爲吳楚之上流近者土寇突如流毒數
郡此區曠濶上聯蠻落內包江湖若支蔓不息借湖

湘之舟航以濟秦豫之弓馬天下事更大可憂矣執
事建節省會或與軍府熟議先調勁兵剪滅此賊蓋
此賊初起圖之差易使內安而後外攘亦事之本末
也書生狂言又兵難揣度惟執事教之婦父邵陽令
張君某醇雅之士幸在麾節之下前在都門曾以
姓名上奏記室辱承推念屢覆宏深近得家郵知其
在官頗能操潔勤敏至於練募民兵至數千多有可
戰者而不費公帑一粒若執事廉訪得實稍爲獎勵
以風示其餘卽某所以圖報知己忘其身矣子龍敢

附內舉之義故復爲足下道之

答袁臨侯

季夏之初得讀手教令人爽然國家之憂不在奴寇
而在人材之不足旨哉言也人材不同或在於氣節
或在於功用氣節以不撓爲真功用以濟時爲大嘗
觀先朝以逆瑾摧折之餘士氣宜於消阻然如諫
南巡議大禮諸事有至死而不退者若今日封章大
半是頌德文耳言降罰則失色言調外則噤口何論
甚焉者幸主上神聖寬假言路而披鱗之語沓不

可見以視先朝何如也南倭北虜之強中原魚爛之寇何時獲有然一事起必有一人出而任之一輩敗又有數輩起而圖之士生其間欣欣焉求見其才以効用於上是以禍亂底定卒臻太平今之身任封疆者至有敗事而不敢議易曰難乎其爲代也夫以天下之大豈無其人乎是語安可以聞於隣國耶卽有稍稍自負者偶言兵農之事則人皆以爲狂悖而不敢近如是又安望有先朝之事功也夫朝廷無正色之臣疆場無處綏之士而使聖主獨焦勞

於上真可爲痛心者此矣漢南之寇仰賴執事淵謀
密算聞已稍息其延至貴鄉者亦有撲滅之耗然其
根株多不可問方驚伏山中恐尚煩後慮耳江北撫
局非荒愚所能懸料然須先慮善後而後受之蓋寇
不難於撫而難於旣撫之後布置綏養史稱劉越石
長於招徠短於撫御旣聚而散其患滋大何則後雖
欲撫而彼不之信也昔藍鄢之在蜀亦嘗求撫洪尚
書與林貞肅計曰方今暑月野無所掠故暫稱撫以
緩我師一旦秋深禾黍遺野恐復不可制矣遂決意

用兵恐今日事機有類於此執事睿心廣識必有劃
然之見書生妄談不知有當否也

與孫職方碩膚

自前冬足下在秣陵遣信下問俯仰時變詞旨淵切
時置坐隅如對慷慨嗣知足下入佐樞府與聞機事
不勝手額爲 國家慶以爲雖趙有李牧晉用隨會
不是過也白檀失禦胡塵幾滿河朔書生時從里中
貴人問邊書惟有咄咄長嘆已知足下超諸曹專司
事棘門諸將自當旌旗改色又深嘆 聖天子知人

善任使而知足下必有非嘗之報稱著 熙朝之竹帛繼先世之丹青邦家之光輝映前後矣子龍鄙儒何知大計但以理測之此酋本非劉石之雄而一二叛人皆庸奴非中行說比也孤軍深入已犯兵家之忌目今春水將生勢必狼顧若俟其飽颺之時處處設伏以勁騎數千扼險而橫截之可盡覆也但諸處皆可出口非偵明其所從出之路而誘之陷我伏中恐終不能以二千里之邊作彌天之網耳足下神謀密算必已指授諸將軍非下士所宜揣論也子龍所

憂者三事大臣無夙夜之心百工群司懷苟且之志
虜來則憂懼虜去則恬嬉徒有入宮見妬之疑而無
同舟遇風之義致使君父焦勞而不顧生民塗炭
而不知食人之祿獨何心歟夫匹夫有必死之志則
三軍將避之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備于奴
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奴而憂之者邇有一人腐
心切齒而欲食奴之肉者耶受其憑陵而不以爲耻
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奴亦何憚而不來也若能
捐去異同各脩職業整齊法度嚴明賞罰使舉國之

人皆以圖奴爲事而功名富貴非殺奴不可得下至
兒童婦女皆磨刃殺弓以尋諸仇讐我恐雖開關而
延奴亦不肯入矣足下方嚮用又有封疆之責其倡
明此義并以諷凡百君子可乎

答宋中彭茂才

子龍歷落踈蹇之士也豔情古學而未嘗鑽厲傾心
壯圖而不改弱劣行年及立自顧茫如足下謬採浮
聲獎其贅行此如家有和璧而勤問砥砭使石能言
能無慚負耶遠承尊公信慰之誠又辱足下綢繆之

論言念音微增其勞結讀所寄文冲深雅練辭意兼
長抽拔妙寔境日彌永鄙意嘗以作文之旨徑情取
達則寡抑揚之姿委折持態則鮮雄峭之氣于飾爲
工則以塗澤見諛虛素成體則以儉樸被嗤要使曲
直互理文質錯陳運用之功亦非輕造足下之才固
是超乘而上以足下愛我深故錄其平日之言冀有
獨得之論嗣教不遠發我蒙覆耳中州如侯氏朝宗
詩歌近正始赤牘亦是斐然異才也彭城萬若近在
吳閩門見之因畧及足下起居烽火殷鬱海內知識

相見甚難不勝黯惻吾友周氏勒卣淵心朗氣兼能慷慨無論文章聲也將以四月遊兔園足下其以枚叟馬卿待之

答姚都諫永言

宵人洽比意窃天綱正論蠡起 聖明洞見蓋平日所托者清而苞苴載途所恃者孤而膠漆爲固所誇者無情面而姻婭連屬卽此伎倆何得不窮哉所最快者有數年以來人人知其擣抗窮竒而誤忌根株終不敢問今一發之而嚴詰屢下乃知 聖明公虛

無分彼此小人依託豈有與竈人自懷投鼠之心無
射隼之力耳夫堯舜之時禹臯稷契之勤勞其心而
不遑者不憂共工驩兜之未去而憂洪水龍蛇之未
平蓋用賢去佞人主之事理物効功人臣之職方今
護邪附逆之徒則共工驩兜也外虜內寇則洪水龍
蛇也夫以四凶之才鷲伏於下使禹臯稷契之徒不
能治洪水而驅龍蛇則彼必乘間而肆其訾議以幾
俾於復用矣予龍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曰方
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

之此二語者至言也可爲諸君子進矣執事晉領兵垣酌持樞密軍國攸賴海寓額手近見邸報知東奴遊魂久駐宣鎮外邊將來入犯恐仍在陵後南山一帶至於講賞定非實情然因機構會亦不可執一者總之使我嘗有以制彼而彼終無以邀我自在邊臣相度而行耳若夫正經惟有厲兵秣馬脩薊門匹馬不入之令預行分布截殺不使虜來無藩籬之固虜去襲追送之套可也轉盼秋高執事必預上方畧發縱之功指日可俟兵事甚大非三千里外艸野中人

所敢料但不勝漆室之嘆聊發于知己之前幸鑒其
狂而恕之

答胡學博

再辱賜書謬以風雅之任見推下走弟怍怍焉震其
說然鄙志所屬敢爲知己道之 國家右文之化幾
三百年作者間出大都視政事爲隆替 孝宗聖德
儷美唐虞則有獻吉仲默諸子以爾雅雄峻之姿振
拔景運 世宗恢弘大畧過於周宣漢武則有干鱗
元美之流高文壯采鼓吹休明當此之時國靈赫濯

而士亦多以功名自見至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樂百事墮懷而文人墨客所爲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甕牖之談爲清真則學步香奩以殘膏剩粉之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若老儒則柔媚若婦人也是以士氣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貴鄉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響沉實之工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証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

之小生游光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
爲詩意旣無本辭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薦紳
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明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
洪範所爲言之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弟慨然
欲廓而清之學旣荒淺地又卑薄不能爲乘高之唱
一返正始今 天子紹明禮樂以應緝熙斯道之興
可日而待以足下之才主盟壇坵弟敢不奉敦槃以
從事耶辱承下問故忘其愚陋妄爲之說

與李尚寶萍槎

子龍自童稚時卽知當世有弘毅如馬端肅忠清如
劉忠宣者舍執事誰與歸及稍長而執事方在樞密
見諸所處置諸邊務機宜洞然又嘗從亾友棧職方
素浣述稱執事介操峻骨力杜倖門不勝瞻仰夫世
之言用兵者不拘拘於廉隅此言似是而非也兵事
之壞起於軍之貧軍之貧起于將之貪將之貪起於
筐篚之盛因緣轉展事實如斯又何况表率不正無
以服下哉九邊將士所以口頌心屈於執事至今不
倦者固知以此爲本也今年春始得再奉顏色贈以

詞章兼之惇勉世務執事以文武兼資之才而接譽
後學如此其皇皇惜乎子龍非其人耳世猥云風雅
之事無當事功卽無論商周誥誓之文而周公吉甫
何以有東山六月之篇也見事明則其詞達用思深
則其情曲文武之道其源不分特龍輩所爲雕虫小
技之流非經國宏世之作而謬承國士之賞此所以
愧赧而不前者也近聞流人稍稍就撫是誠生民之
福然歷觀古昔以曹公之智而見欺於吳是故受降
如受敵以張綱之恩信而不能保張嬰之終不叛是

故非撫之難久而無變之爲難目今此局自不能免
於小變但使任事之臣弗徂目前之苟安而遽忘善
後之計廟堂之上弗因事情之遷變而遽咎首任之
人加之以天祐 聖明海宇嘗泰或有救寧之日乎
執事超然遠覽幸有以教鄙士也奴之叩關求欵兼
以媢書此非真情童稚所悉但操縱之機全在廟堂
主持欵貢自不可輕許必須有辭以折之或卽因之
以生機會必無閉關不應之理古人交隣莫重辭命
誠不誣也此時主兵之臣卽不能奮然擔荷亦當歷

陳先朝之事跡揣度今日之情形而謀所以應之
今乃援引經史不切數語而專委之邊臣于自謀則
足矣如國之大事何子龍賤末不能無滲室之嘆執
事憂國情深又當何如也

與徐虞求京兆

執事貞心亮節挹之者如琬琰之在陳瞻之者如河
嶽之在望豈獨至德可師作範我里而獨於子龍深
相引翼謬加雕獎自愧散材弱草雖被三危之露豈
能化豫章而供大匠哉司寇公之下請室清流爲之

短氣賴大疏力諫。主止爲御。朝宣諭立渙。德音豈特建德之公。清昭然。天鑒而執事之忠。謹亦簡在。帝心於此益仰。大聖人之無我矣。主聖臣直。有道之長。卽此可決耳。近來棗旒載芟。氣象開朗。意必有奉公憂國之臣。翼亮大業。以啟昌期。舍執事其誰望哉。恐鍾楬烟巒。非回翔之地也。

答陳靈遠

承足下賜書。欲以人物雅俗望之子龍。是豈其人哉。夫龐許皆一時英俊。有命世之才。負知人之哲。然而

在士元則人或譏其過譽在子將則異論生於家庭
何況子龍斗筭之器斥鷃之羽安能有所託耶且當
漢魏之時士藉聲譽以起家國立九品以程下望實
相兼激揚斯貴今也不然闇昧而有廡仕高名而困
蓬褐卽許郭生其間惟有閉口卷舌而退耳何則言
之無徵徒欲世信從不可得也而足下以此見望過
矣若以文而言則足下之文已卓然自立於唐宋之
間經論析同異窮原委正而不循史論於是非得失
之際其言也審而辨衡論權論陳便宜究世變有憂

天下之心此賈生之所長嘆葛氏之所高吟又豈獨以文章自雄哉嘗謂廬陵氏之文婉而儻得漢人之深雅眉山氏之文振而達得漢人之雄渾今足下之文已登二氏之堂矣若益以沉鬱之思瑰麗之色以追揚馬班張之列何足道哉足下年富才盛當彪炳乎竹帛之際雕虫之業又非論也

與蔣馭園書

前讀平書兼諸詩文知足下文詞瑋麗日新富有真翻翻才良也長樂君鳴琴小邑何煩陳阮作記室耶

南驛至得所寄荔枝啟瓌芬發沾手掇噉甘香經日
昔子桓誇中國之珍菓而輕炎方之嘉實然我觀蒲
萄雖輕冷未若荔枝芳豔若閩房之秀也此菓見重
於世舊矣開元帝之所郵致蔡忠惠之所譜品皆此
菓之竒遇今乃得足下賦使此菓情色俱暢夫物生
南海荒昧之區蕭條自遠苟有其美王公貴人莫不
珍之士貴自重亦猶是也奚必馳騫乃登華席哉僕
近益荒惰承索新製令人赧然

答黃仲霖

足下思致通敏文章卓犖向在州里雖書疏未接而
景依實嚴自得投映高懷參差上國叢其緒論英
邁絕跡私顧邈然如揚帆大壑振袖峻峰不足彷彿其
宏麗也方今皇運康夷楨幹委弱良繇仕子舉體
非真矣襲中庸畏稱在簡至於鈞軸之區萬邦爲憲
而不惜國體概愧有容尊教所云鄙夷此等自立牆
宇誠爲高致然君子濟世不尚求備貴於因才若必
顏閔而承筐呂穰而授鉞當我之世其可廢諸海內
雖乏才然有志操才力者不少當潛心結納以長清

流足下志雄思博運用廣遠惟願旦夕留意若弟本庸性人少淪放怠長大來益復蹇魯今計裁菓種藥以奉家王母頽齡之懽菽水之暇寄情吟咏雖知壯盛可惜欲不自菲未知所裁也足下今以暇日著書良善筌笈所陳上士畧之披簡追尋要益神智便得古今異同心能別白觀古來新息武鄉諸公皆讀書也經生家言旣棄去當讓後生弟作諸生時便不甚道也足下舉筆恐不能免哀刺俱是雁行易生嫌恠此甚細事可聽人碌碌足下其亟罷之弟非瞻顧宦

格實處已之道耳尊教所諭兩生竊壇玷餘光刺刺
不已弟又已厭增然自有天地來不能絕此種如青
蠅然不使其集衣嗜膚而已若與相逐青溷間舉手
便穢自古名流不免此一段拖沓耳鷹鷂之逐尚有
大者張綱何人哉願與足下相長益弗惟其誕率也

與夏長樂彞仲

兩接聲問兼採流傳知足下爲政精勤振頽剔弊雖
古之循卓何以加焉然某竊有一得之愚獻于左右
蓋古之言治道者曰爲政去其太甚又曰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方今法度凌夷，風俗險詐，豈能以結繩
理羸秦之緒哉。然方今之勢，如人有七季之病，必宜
舒徐涵育以起之。若欲以三年之成責于期月，雖仲
尼有所不能也。且物來無窮，而我力有限，以簡御煩，
則無掛漏之患；以逸待勞，則鮮疲竭之憂。是故宓子
賤之彈琴，名不損于巫馬期之戴屋也；平陽侯之清
靜，治不減于武鄉侯之綜核也。足下負非嘗之才，固
當試之盤錯，然要當使力嘗餘于事，不當使事嘗餘
于力。廼爲可久之道。夫操履潔白，士人本行，然清之

實不可不寃清之名不可不避乃今知古人所謂清
畏人知乃保身容衆之要道也貪黷之人非唯好利
亦且嫉善猶盜憎主人也立乎桑濮之間而哓哓告
人曰我共姜也我伯姬也彼淫者必將羣嘯之滂污
之而後已焉夫廉猶白璧然不善藏之蒼蠅營營而
來矣若夫誣訟越告律所明禁然而不能盡絕也舍
郡縣而上訴我固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下之所深
疾也絕其上訴之路彼亦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亦
上之所深恨也至于官局有守如農之畔焉若勘別

邑之田理別邑之訟此鼓怨遭尤之道斷斷不可受也孔稱不謀其政正謂此也朝事大有泰來之幾武陵本非端人 朝廷方倚之辦賊而諸君子惡攻之宵小乘間邪論蠶起石齋師侃侃廷諍何減史魚汲黯 聖主優容非孝文太宗所及矣晉卿景之可謂不負科名不媿家世亦同榜之光也

與戴石房

高秋蕭瑟病臥荒廬玉札見投啓函神越鄙方歌蒿君復悲怛何天降割適同其運耶吳會雲間春糧之

境晨炊暮鐸隱麟烟樹乃敝邑則僻壤而珂里固名
都也弟今年三適吳矣而未聞足下亦在苦次生芻
杳然弟則非人哉憶曩時受知京山先生之時皆在
英妙今來屈指十有三載白日如馳冉冉將暮足下
英姿偉度猶爲叩牛抱膝之歌弟則行將俛首簿書
之役矣寂寂笑人何以自遣乎足下弘我以大道進
我以詰人任重道遠豈蹇足所屈要之其人自有天
授非可強也古命世之士必弘毅淵默不爲人先而
弟輕躁好議論一不似也必寬深不測外物不能動

之而弟性多愁激小物玩志不免移情二不似也必
沉幾先物四應不窮而弟遲緩寡智每多事後之悔
三不似也必廣大博攬弘收衆長而弟疾惡太深不
能容物四不似也石齋先生嘗指弟爲有規簡之叔
夜無鋒稜之文舉此皆古之英人儁士弟何敢當要
其形似之間不過此輩後塵耳安能等而上之耶惟
俟學問稍充漸去其驕心惰氣於世小有見聞然後
退而匿影讀老氏之遺經拜龐公于床下庶幾得足
下所云浮雲外物耶若方馳騫而默悟至道此聖人

合內外之學非淺儒所敢期也足下旣負大畧又通
宗趣必有身世咸宜之用幸有以教之別論已命之
儻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
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
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軌物要其醞釀豈有闕然
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
至鄙跡其所學則甚踈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詬而日

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卽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弟於足下皆在喪次卽以喪論夫衰經之衣直杖之制古今不殊豈敢侈然便號曾閔今之儒者毋乃類是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惡

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
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
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
氣工文章豎節概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闊之
說亦非襲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
人每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
踈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
方將哀憫之而祈與昭晰乎自然奈何玩弄自喜耶
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析節

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安附于琴張
曾皙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答吳大行來之

戊寅

昔謝公好聲王文度作書諫之而謝公不能自克今
乃知足下度量識力更超前人也弟荒病之餘坐臥
藥囊于世事都不敢關心足下才宏而思密世道攸
賴何俟弟言鄙人伏處艸土未能忘情惟願諸君子
弗信人依傍而放虎自衛弗疑人形迹而爲淵驅魚
弗一唱群和而開黨同之嫌弗卽鹿無虞而來已甚

之議如此則大來之運致可跂足若乃捐異同布公道定國是求真才諒君子之所同心尤忠臣之所亟務也迂濶之論惟足下教之江城五湖秀壤可謂英多但時無領袖之人或有踰閑之慮今日之家寶卽他時之國琛卽知人泛愛如許郭未嘗不拔之童稚獎於困窮樹蘭得芳豈曰無効猥承開示敢不服膺

與張庶常書

漳浦之獄元老保全善類之心甚篤此足下左右之功也昨已馳箋申謝但此時 聖怒方深進諫之方

解釋之機元老必有妙用鄙意偶有所及敢爲商之
大凡進諫於君者惟申救最難蓋人主所最恨者人
臣之有黨而申救者必將稱人之善是故稱其忠良
者必以爲護私稱其直諫者必以爲翹過稱其枉抑
者必以爲市恩自古納諫之難而因諫以相激至於
不可言者比比是也况執正道奮讜言與人主爭曲
直者諫官之事耳至於大臣當從容諷解使人主之
意漸釋可也昔李元禮等繫獄陳仲舉上疏力爭盛
稱其賢而并仲舉策免東漢之禍遂至決裂宋神宗

時蘇軾下獄吳充力救未釋而王安禮以微言解之
夫盛怒之時逆折其意未有能勝者也以可居之罪
歸人臣以有餘之地處人主則其情易動其氣易平
今主上之深怒漳浦疑其聚黨植私爲海內倡率
耳但當乘間言某生長山州孤介寡合素無交遊之
助特其文章時爲人所稱說一時朝士見其守清節
有文名粹然惜之於其實無傾蓋之雅若罪之無益
而重疑天下之心赦之益以見聖度之大而群論
自息至於供引牽連出於與隸之口恐不足據如此

則上意未必無轉移也。異言約誨以默剋。當宁
機不可以預設。然大旨不出於此。弟之鄙塞非足以
上贊淵深而不避其辭之繁者。拳拳之懷不能自己
也不敢具書以瀆元老。謹以商之足下。

上石齋座師

戊寅

夏秋之間大奸斯脫。海內欣欣想望太平。而數月以
來。惟殛吳中奸民深賴。聖明之斷。至於薦紳泄
泄。無不如常。未見有奮然當國憂者。是以枉直和同
雜然並進。無足恠也。子龍幼嘗讀召旻之詩。曰彼跋

斯裨胡不自替竊惟以爲世之小人莫不矜其私智
自以爲能苟審其器量引避賢者非德隅之良人卽
遠害之朗識矣詩人之語何其不察及讀其卒章曰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斯言也所以責當世之君子
至深且切也其意若曰使今之君子能如召畢闕散
之徒爲天子開封疆而寧海宇則人主未有好亂而
惡治者彼小人失勢而退如自替焉已嗟乎世之君
子胡其不思之甚也蔡人梗命晉公自請濟師元昊
盜邊韓范迭爲西帥小人尚欲肆其嚙杏不能使之

一日從容於廊廟而今人欲高論雅俗激揚風聲謂
可以清天綱而持末流計亦左矣于龍淺陋不足以
知當世之賢然乃心 王室而才與德皆足以辦大
事天下仰之以爲召公其人者惟吾師而已且清風
峻節簡在 帝心而夷當初且未作之合此天下之
所嚮顛也機部又云師臺舊懷彌確將以春明復申
前請夫怡神無事任其浮沉此高逸之所嚮仰豈望
哲之所馳驚哉吾師命世之傑而又受知 主上甚
深苟堅此思則名教何寄况大賢去就天下以觀隆

替焉卽冥鴻可懷何以警三事夙夜之心倡海內忠
義之氣乎子龍所以進其區區者不敢爲我師一人
之計也子龍自惟弛散之材而又有好盡之累其於
仕術雅非所宜在疚以來五情破裂近則百疾交攻
令人短氣然猶勉理醫藥以希異日者得從吾師鞭
弭之末少垂竹帛之名然後躬耕衡門希風前哲是
則鄙人之志也

上黃座師

子月之初某會有奏記布其狂愚望斷鰲之功思作

霖之舉自謂可以引領而見承華始建海內顛顛以
爲兼收華實妙選端良不須鈞璜於磻谿採芝於商
岫宮寮之長卽有師臣方爲東朝私慶而爲國任
官之人有愧秦誓失舊學於甘盤疾推賢於朱虎又
且忌其不祥憤爭清議豈平陽之繼文終耶胡守而
弗失甘此嘈嘈也歷觀諸旨吾師純忠峻節主
上所深重謠詠之辭徒成仰唾至淮陰老革助爲猶
奮而言路未有聲其佞者何也前讀大疏及得彥
升書知吾師東山之志彌確在今日觀時自處自當

以此爲正稍爲舒徐再理前請耳某前有彈冠之言而後有舉裳之論者大君之知遇當報之以有爲執政之惡聲當守之以不辱吾師所以持之甚堅而寡識者有藪澤之視也主上不世之聖名世之生又豈偶然舍我其誰可以自信翼亮之勲吾師度內事耳運機通塞不爽且暮其如蒼生之汲汲何

上石齋座師

壬午冬

健卒從太未還得信知我師南行安豫已抵閩界甚慰左直指札已致託頌明德又錄其文以示子龍益

志幸也聞之四日子龍於携李得東虜入犯之耗以前月六日從界嶺青山二口毀垣而進卽破遷安三河烽火寂然而時馮少司馬以病在假劉少司馬爲省中姜卿野所糾不入署塘報至者不啟初十而張大司馬始至則虜騎抵薊矣遂以十五日破薊十六日諸營在邊外者盡拔入內地分爲三路一往眞保一攻河間一至香河意甚叵測樞部惟悉易沿邊督撫及徵諸道兵入援而已總之數月以來皆言奴有內難偵探踈畧奴在牆外乘障者不知惟雲中有

插部東行之報明謀合捨而中朝亦不以爲意良可
嘆也自十八日已後京師聲問俱斷矣緣邊精銳
盡於松錦河北之師耗於救汴環視天下無一可恃
惟賴主上明聖群賢布列干羽之威信於戈戟耳我
師審天心察人事驗玄象惟卦氣不知禍亂何時可
弭主上中興之績何時可成子龍誦繁霜之詩懷
漆室之嘆愴然心海如何可言倪先生前發辭疏適
得都下札云主上曾語政府用君子之意甚決頗
以環召諸公邊巡退讓爲愆故納言不通其讓表聞

警之日倪先生卽募壯士結義旅先使人懷密奏聞
入都門身以十九日同浙中入衛之師行矣意在
必達大抵從曹州渡河抵懷衛度太行入紫荊以達
京師鄙意老師名德尤爲主上所眷注都人士

之仰望以爲輕重不止如楚人之望葉公且前歲我
師毀家結客倡勤王之舉義聲已馳於天下倪先生
之讓表旣不得上我師前疏當亦如之抵里之後一
展先太師之墓卽宜集舊時部曲躬率一旅以繼前
功不爾亦當單車北指若榛塗尚梗則待命於江淮

之間 國事至此萬非臣子養志丘園之日况我師
受 主上特達之知尤非恒情可比子龍與倪先生
商榷數四終覺以此爲正倪先生以戎事匆遽未及
專書然大意亦已悉此我師忠孝天植哲謀先幾當
不俟龍等之支言耳機部已歸豫章言路數爲頌言
已有看議之 旨解石老葉潤老亦已章滿公車想
召還俱在不遠易象正彥升已授梓人明春可成子
龍淺陋少時雖好詞章而於經傳之學都無所窺近
讀老師所著書始慨然悔其學之無本子龍所有止

縉衣月令儒行而已外如典謨洪範呂刑詩春秋以
及三易黃圖榕壇講義之屬俱未之備所悉以授之
同郡李雯字舒章品識端朗才致淹雅子龍之畏友
如在師門登堂之彥也山川間阻未承提命然平生
標準寔同陶冶迹其所至異日必爲國家諱士故
子龍敢爲介以其所上書達於左右幸我師收之官
牆賜以一言之教則李生益自奮勵亦我師中陵之
教育也

與倪鴻寶大司成

戊寅

間者明聖宵集星河肅然獲登元禮之舟相從臨海
之棹喜可知也海內人傑鬱爲時棟間世而生若先
生之神才高峻體道英朗敝師黃先生之風標挺紫
抗情玄邁至於忠貞體國直道輔世岱巍華削並秀
霄塗百代而後仰止風流猶能靡立幸哉鄙劣乃得
駿奔凡席周旋杖屨且與聞微言更加弘獎文繡之
被無此榮施霓羽之逢方其解悟矣乃者薊門不戒
胡氛日深旣傾東巢復招諸部羽書不至已越再旬
傳之道路比自居庸南極涿鹿西盡西山東至灤薊

皆蜂屯蟻聚營壘相望觀此形勢豈肯便退遙度兵
情更無他策惟得鬪寧勁卒揚旌河上直抵舊藩庶
幾成老熊搏虎之奇爲伐魏救趙之策而此軍久居
戶限上政恐颺去耳安望其解國家之困哉與言及
此不覺涕零先生以子房之先幾兼安石之雅量忠
若愛國每飯不忘其必有奇謀偉畧可以濟時艱
而行 主憂者幸開示一二以慰杞人拙刻經世編
已成共五百餘卷夫班生收賈傳之書承祚上武侯
之集非鄙人所敢竊比而先生一言則重於皇甫十

安遠矣前者已承面諾今特遣力走領乞卽有以教之全本卷帙太煩先以凡例塵覽梗概可見也與子龍同集此書者敵友徐生孚遠閔偉多聞宋生微壁沉敏練達雖在草莽皆備先生異日驅使大序中稍加品目以成其遠名幸甚若子龍鹿鹿不足塵汝南齒牙也

上倪鴻寶少司馬

壬午冬

旌麾北指三奉教言悠悠之思日月俱邁天塗榛梗百驛斷烟間關淮濱僕夫况瘁時徵來問倍用慨然

比聞賊破海州之後合銳攻青若不能守則沿海諸郡勢必不全春氣日深真虜必護輜重北行以避炎暑畱我華人以阻運道秋深捲土重來則我南北旣斷物力大絀禍不忍言今南路援兵雲集淮陰而

朝廷不聞有所措置命一重臣建大將旗鼓悉統諸道渡河而北聞薊督在滄保督在單再益南兵爲三覆以待之確偵真虜飽颺之處更番奮擊上則殲其精銳次亦截其輜重使真虜旣失利而去則所畱漢人必望風而靡如此尚可保今歲之不來再圖綢繆

之策耳此書生遙度之語閣下必有長筭幸示其畧
以減杞憂流寇破襄陽躡荆門 惠藩南渡南郡遂

虛賊得長江之險奪漢沔之船方舟東下誰能禦之
且左鎮奔鄂爲賊前驅全楚大震東南立國惟恃荆
襄上流失守爲禍至烈六朝必以重臣出鎮良有以
也今楚中惟有亟歛漢口之舟於南岸沿江嚴守而
蜀中下巴渝之甲以扼夷陵庶可少遏其勢求一虞
彬甫政不可得耳 國事如此所恃者衆賢滿 朝

主上求言納諫舍已從人天下事尚可爲也今罪

已之言聞於前而拒諫之實行於後敬輿論奉天大
赦之書君實改元祐求言之詔何不舉以爲 聖明
告乎今天下喁喁以格君之業仰望我公若得若志
一定用賢弗貳去邪弗疑則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何
至環視無一人哉廷爭臚納啟心沃心神而明之非
可預設此則明公精誠悟 主素所蓄積非下士所
能測也貴鄉目前麤安實爲處堂之娛今保甲練兵
製器積儲諸事子龍方力鼓群志將次第舉行庶可
稍備萬分之一以慰閣下維桑之念凡有施作幸時

指示瞻仰日遠書疏寡過惟有祝望台階之光用占
休明之福諸惟爲道爲天下珍重

上少宗伯牧齋先生

壬午冬

每承德音詣於英瑩而子龍日事案牘對掾吏或短
轅疲衛馳驚津梁之間思厠賓從之未施床下之拜
遠莫致之發於夢寐方今泰道始升見龍貞翰自當
亟資肅乂寅亮天業旣已東郊反風岳牧交薦而上
需密雲之畜下有盤桓之心使天下傾耳側足以望
太平者目望羊而心朝饑誰之故也屬聞虜躡漁陽